

一个国民党中央尉

从金门归来

戈 基 著

53
4

希望出版社

一个国民党中尉



从金门归来

戈 基 著

希望出版社

一个国民党中央尉从金门归来

戈 基 著

*

希望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字数：195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80册

*

ISBN 7-5379-0748-X

1.99 定价：4.20元

目 次

引 子

第一章 在台湾的日子里

(1) 他睁着小圆眼，望着这个穿“老虎皮”的大人，这是爸爸？	5
(2) 别提老家了，那里已是共产党的天下，说不定，咱们这副骨头还得埋在台湾呢。	9
(3) 我不是犬子，是虎子。	13
(4) 他看到父亲从“总统”手中接过奖章的照片，感到无尚光荣。长大了，也要当英雄，也要见总统。	18

第二章 沉重的打击

(1) 父亲是擎天柱，他一死，家里象塌了天。	24
(2) 人生的冷漠与无情，在他的心灵里蒙上了一层又一层阴影。	29
(3) “卧倒！匍伏前进！”他和三百多名新同学，象一群蝗虫爬进了军官学校的大门。	33

- (4) 他见到了“国防部长”蒋经国，听到了有关这位“总统”儿子的许多传闻。 39

第三章 逃出金门

- (1) 共产党天天向金门打炮，你要多留神。 44
- (2) 兄弟要是有你那一身水上功夫，早他妈的游过去了。 50
- (3) 对共产党的宣传，并不完全相信；对“国府”的宣传，是完全不信。 60
- (4) 在逃离金门之前，他巧妙地跟上级和士兵玩了一次“捉迷藏”。 66

第四章 动乱年代

- (1) 他成了举国闻名的人物。 72
- (2) 很多人对把他安排到农场“再教育”，不可思议。认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或是假投诚，到大陆搞情报的特务 75
- (3) 你是台湾过来的国民党的排长，哪个姑娘敢跟你结婚？你得打一辈子光棍！ 78
- (4) 他不愿到林冲发配过的地方去工作，那是个不祥之地。 86

第五章 京沪杭之行

- (1) 要是寺内没人，他真想献上三支清香，

向这尊大慈大悲的观音大士叩头膜拜，
寄托对台湾亲人的祝愿和思念之情。 93

- (2) 什么？陈毅元帅把美国的外交官关了三天？他感到无比吃惊。 96
- (3) 他万万没想到竟有机缘到“总统”过去的高级官邸住宿、作客。 102
- (4) “我想吃烤鸭！” 106

第六章 “刺配”沧州

- (1) 苦闷中，他找到了两个“宝地”，一是新华书店，一是群众文化馆。 110
- (2) 炊事员不给他做饭，对支书说：“我不能伺候国民党。” 116
- (3) 他觉得自己是个带有“兵”味的人，不愿坐办公室。 122
- (4) 在一片赞扬和鼓掌声中，他仿佛听见有人又在窃窃私语：“这个小国民党不简单！” 128

第七章 知音

- (1) 他怕见姑娘。姑娘却说他：“这人的胆子真不小！” 135
- (2) 他向她求爱，只有天知地知、他知她知，怎么不到一天工夫，就“家喻户晓”，成了全厂的大新闻？ 141

- (3) 母亲说：“贫下中农有的是，你干嘛要
找这种人？”父亲说：“我被国民党打
断两条腿，你不能跟他交朋友。” 147
- (4)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而是用血泪写成
的申诉书。 154
- (5) 他俩结合了，可是父母跟她脱离了关
系，“老死不相往来”。 164

第八章 寒窗风雨

- (1) “文化大革命把知识分子都打成臭老九，
你干嘛要上大学，往臭里钻？” 170
- (2) 支书告诫学生：大家说话要注意，千万
别提国民党、特务，否则，会引起他多
心。 176
- (3) 一个左，一个右，一个解放军排长，一
个国民党排长，哪能搞到一块？ 182
- (4) 教授用惊讶的目光，望着这个素不相识
的学生：“别人都不敢接近我这个‘资
产阶级臭权威’，你竟敢来向我求
教？” 186
- (5) 大学毕业了，他不留在北京，又不去天
津，却要求仍“发配”到沧州，还这么
高兴，真是莫名其妙。 195

第九章 失散三十年

- (1) 打电话的人，不肯告诉姓名，也不说明

与他是什么关系，只说了一句：“他不在，那就算了。”	203
(2) 他爱国，投奔大陆，为什么要把他看成阶级敌人？我对不住这个孩子。	208
(3) 中央电台同志打开录音机，他捧着信，刚叫了一声“妈妈！”就念不下去了。	218
(4) 都是那个土皇帝阎锡山，害我们骨肉分离。	224
(5) 你象爷爷，不象你爹，你跟爷爷一样丑！	231

第十章 志在报国

(1) 你把工厂当成家，把家当成招待所，你上班我也上班，家里的事，你不能一点也不管！	238
(2) 她感动了，知道丈夫是想干一番事业。	245
(3) 省委书记了解了他的坎坷经历、报国之心后，感慨地说：“这个人不容易！”	250

第十一章 最高的荣誉

(1) 他没有象台湾选举那样发表竞选演说，可是选民们都投他的票，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	259
(2) 突然爆发的掌声，那些幽灵，一下消失	

得无影无踪。	267
(3)在金门服过兵役的教授、专家，搞了一次聚餐，弟兄们喊他“长官”，称他“老革命”，频频向他祝酒。	274
不是尾声 不是结束语.....	280
写在后面的话.....	283

引 子

狂风怒吼，白浪滔天。

公元1969年深秋的一个夜晚，金门与福建之间的海面上，一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正向大陆游来。

一排排巨浪把这个青年人高高托起，随即又从浪峰中摔下，把他全身吞没。他毫无惧色，象蛟龙似地在惊涛骇浪里穿行，一忽儿伸出双臂，用雄鹰展翅的姿势，把大海当作天空，向大陆冲刺；一忽儿仰躺在海面上，借着湍急的潮水漂流。看他悠闲的动作，象在作游泳表演。

可是，他的神情很紧张，心脏在剧烈地跳动。他心急火燎，恨不得一下冲到岸边，跳上大陆。

右前方传来隆隆的马达声，一艘国军的巡逻艇，正向他开来，强烈的探照灯光，在海面上扫来扫去，如同白昼一般。

“什么人？”艇上传来喊叫。

青年人的心突的一紧：糟，刚离金门，就遇上“国军”，要是被抓住，死路一条。

“沉住气，不理它。”青年人仰“躺”在海面上。

“国军”并没有发现这个青年人，他们是虚张声势，制造紧张气氛，吓唬企图逃往大陆的人。

巡逻艇从离青年人不远的海面上开走了，青年人猛一翻身，张开双臂，又向大陆游来。

深夜，青年人冲破层层海浪，游到了大陆岸边。他爬上海滩，舒了口粗气，迈开双腿，向岸上走来。

“站住！”海防哨兵发现了这个不速之客。

“解放军同志，我是从金门过来的！”青年人水淋淋地伫立在滩头上。

两名解放军战士来到他跟前，打量这个刚从海里爬上来“水鬼”：个子不高，人很瘦，皮肤黝黑，穿着国民党军官服装、肩上挂着中尉军衔。也许是海水太凉了，他的嘴唇冻得发紫。

“干什么的？”战士喝问。

青年人毕恭毕敬向战士行了个军礼：

“我是过来向你们投诚的，我求见你们的长官。”

一个多小时后，他被带到了海防部队接待室，部队的一位领导接见了这个来自台湾的青年人。

青年人已脱去“国军”的军装，换上大陆上蓝色的干部服。

“你叫什么名字？”领导亲切地问。

青年人两脚一靠：“报告长官，我叫周振德，周总理的周，振奋的振，朱德总司令的德。”

他特意把自己的名字跟总理、总司令的姓名联系起来，表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崇敬。

“坐下，你坐下。”领导又问，“你老家是哪里？”

“河北献县。”

“家里有什么人？”

青年人摇摇头：“不知道。我的父母、姐妹都在台湾。”

青年人生怕说错什么似的，一问一答，十分拘谨。

领导掏出纸烟，递给青年人一支：“不要紧张，咱们随便聊。你在国民党军队担任什么职务？”

“排长。”

“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

“家父在台湾国防部联勤总部工作，是个上校，曾获‘克难英雄’称号。”

“噢！‘克难英雄’？”领导笑问，“你一家人都在台湾，大陆没有亲人，为什么要离开台湾到大陆来？你的动机是什么？”

看来，青年人不善言词，他看了看面前热情和蔼的解放军长官，用带点结巴的语气回答说：

“我对台湾这个社会感到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我从你们的广播、传单里，知道大陆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比台湾这个社会好，我决定过来看看。”

噢，过来看看！接待室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青年人的脸泛起红晕，他看了看大家，在心里问自己：难道我说错了么？我是炎黄子孙，过来看看祖国大陆的河山，看看与台湾不同的社会，难道不对么？动机？什么动机？……莫非你们怀疑我是台湾国民党派来的特务？见鬼！有我这样“愚蠢”的特务么？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大陆去台湾的？”领导又问。

“1948年。”

“当时你多大？”

“三岁。”

“三岁！”领导用惋惜、同情的口吻说，“那时，你还是个娃娃。”

青年人想起了什么，沉默了很久，声音沙哑地说：“不错，我离开大陆时，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娃娃……”

第一章 在台湾的日子里

他的童年是幸福的，但又是不幸福的。他的苦难、坎坷，是在童年开始的；他的未来、他的命运，似乎在童年就“注定”了的——“注定”了他的一生。

（1）他睁着小圆眼，望着这个穿“老虎皮”的大人，这是爸爸？

1948年年底，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嫂，带着一个三岁小男孩和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来到葫芦岛。她的丈夫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事，一个多月前，写信叫她来这里团聚。

两个多月前，葫芦岛是国民党热冀边区总司令部所在地，东北“剿点”副司令杜聿明兼任总司令，在这里指挥援锦（州）战役。这是蒋介石亲自部署的决策，目的是要打通北宁路，使关内外联成一片，他要求杜聿明只许胜、不许败，胜则东北有救、败则影响全局，如果解放军四野主力入关，平津难保，整个华北沦入共军手中，中原地区更难支持，真是牵一发而动全局。谁知杜聿明在葫芦岛就任不过半月，锦州就被解放军攻克，接着全部美式装备的廖耀湘兵团

又在黑山地区全军覆没。蒋介石慌了神，命令岛上和营口部队“火速南撤”。国民党军队逃窜前，将岛上的火车头、自来水塔、码头统统破坏，将工厂机器电动机都运走，抓伕、抓壮丁、抢劫，霎时，葫芦岛上浓烟翻滚，哭声震天。

大嫂是第一次出远门，她拖儿带女，风尘仆仆地来到这个兵荒马乱、满目疮痍的岛上，胆战心惊。她不知道丈夫的队伍住在哪条街上，打听了很多人，才找到了地址。

“老总，我找个人。”大嫂战战兢兢地对卫兵说。

“找什么人？”卫兵冷冷问。

“周立本。”

“他是干什么的？”

“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他是我丈夫。这是他给我的信。”

卫兵不识字。也许是大嫂身边的两个孩子引起了他的同情，他接过大嫂手上的信：

“你在这里等着，我替你问问。”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大嫂连声道谢。

过了一会儿，卫兵领着一名中尉走了出来。大嫂以为是丈夫来了，一看，却不认识，不知道这位长官是什么人。

“您是周太太？”中尉问她。

大嫂点点头说：“我是周立本的妻子。”

中尉把信还给大嫂：

“周太太，老周的队伍已经开走了。”

大嫂吃惊地问：“开到哪去了？”

“台湾。”

“台湾？”

大嫂不知道台湾在什么地方，连这个地名都没听说过，她还以为台湾离葫芦岛不远，急切地问中尉：

“台湾在哪？离这里多少路？”

当她听了中尉的介绍，知道台湾的位置和路程时，几乎傻了，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中尉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对大嫂说：

“老周给您留了封信，让您到台湾去找他。”

“到台湾去找他？”大嫂声音发抖。

中尉说：“明天我们也要离开这里了。您去台湾怎么走，老周在信上都说了。”说着，掏出一叠钞票：“这是他给你留下的路费。”

“谢谢长官。”大嫂接过钞票，噙着泪水，领着孩子离开了军营。

这位大嫂是周振德的母亲，小男孩就是周振德，小女孩是他的姐姐。

周振德的父亲是六个多月前才离开家的。他跟一个亲友到青岛找事，在旅店里住了一个多月，事没找到，那个黑心肠的亲友，偷走了他剩下不多的一点钱，跑掉了。周立本身无分文，流落街头，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后来，遇到一位旧友，经他帮忙，介绍到这个岛上国民党青年军工作。周立本上过商业学校，会讲日语，能写能画，很有才华，受到上司的赏识，不到三个月，由少尉升到了中尉。

周立本当了官，没有忘记糟糠之妻和心爱的儿女，写信叫他们到这里来共享“荣华”。谁料，他的信寄出不久，就接到“火速南撤”的命令，周立本连信也没来得及再写，就跟队伍登上兵舰起程了。

大嫂原以为这次出来，可以和丈夫团聚，过几天好日子，没想到扑了个空。她是个家庭妇女，从老家来到葫芦岛，已吃尽了苦头，现在又要带着两个孩子，飘洋过海去台湾找丈夫，伤心得落下了泪。

只有三岁的周振德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落泪，为什么跑了这么多的路，还见不到父亲？他问母亲：

“妈妈，爸爸呢？”

母亲说：“爸爸上台湾了，见不到他了，咱们回家吧。”

周振德一听见不着爸爸，就“哇”的一声哭了：

“我不回家，我要找爸爸！”

姐姐望着母亲，也泪汪汪地说：

“妈妈，我要看看爸爸再回家！”

大嫂心里发痛。儿子要爸爸、女儿要爸爸，她也要丈夫。丈夫是她的终身依靠，为了能和丈夫在一起，她下了狠心，离开葫芦岛，又踏上了新的旅途。

当时，蒋家王朝已临末日，大嫂拖着两个孩子，在兵慌马乱中，乘汽车，坐火车，千里迢迢到了广州，买了船票，上了一艘去台湾高雄的轮船。

周振德就是这样离开大陆的。

风呼浪涌，轮船在茫茫的大海里颠簸。不知是看到大海害怕呢？还是不愿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呢？周振德上船后就哇哇哭叫。

“别哭，别哭。”大嫂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船舱里到处是人，有老人、有小孩、有当兵的、有做生意的、有资本家、有政府官员、官太太、阔小姐……挤得连腿也伸不